

浅谈叶舟诗歌的审美特征

栗 军¹, 陈明芳²

(1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2 咸阳市教研室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叶舟作为近年来活跃于诗坛的西部诗人,他的诗作所呈现的独特的风格特色被许多批评家所提及。本文试图以叶舟诗歌的创作文本,从宗教性、民俗性、地域性、现代性和语言的速度感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以期对其诗歌做一个宏观分析。

关键词 宗教性 民俗性 地域性 速度感 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7)01-0099-05

兰州诗人叶舟在近些年的文坛,有着不菲的成绩,他早年在西北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就以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而在诗坛小有名气,而后他也从事了多种文体的创作,如小说、散文等。在诗歌领域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作品风格特征也日趋成熟。这其中不仅有他的诗文合集《第八个是铜像》、《大敦煌》,也有其在期刊上陆续发表的代表作品,如《大地的课堂》、《边疆》、《叶舟的诗·从桑科草原到舟曲》、《回望新疆》、《模拟的民谣》、《西藏羊皮卷》等。

“那痛饮于神灵的某人”——宗教性

有评论说叶舟的诗歌具有“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的特色,而且与兰州的平民化世俗写作大相径庭,这使得叶舟诗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显得较为出众。尽管叶舟在近些年的创作中也做过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向民间歌谣,特别是向西北花儿学习,但是可以说叶舟的大部分诗篇都体现出宗教性特色。^[1]

“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是从诗歌精神追求的向度上对“书面语写作”的一次重新“命名”。持这种倾向的诗人通常追求词语的圣洁色彩和崇高意味,注重内心某种具宗教感或神性的情感体

验,对生命和事物的世俗性价值持强烈的内在否定态度。有这种倾向的诗人在诗歌美学的意义上归属于浪漫主义诗人的范畴。他们的诗篇往往以其超现实的境界和以崇高的情感力量打动读者。^[2]从叶舟诗歌的文本中我们不难体认“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倾向作为一种美学趣味的客观存在。

叶舟的这种“宗教化”的写作倾向,并不能表明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诗歌当中的“神性”或“宗教化”是一种与宗教的某些精神雷同的情感力量,我们在他的诗歌中,既可看到“上帝”,也可看到“真主”,还常常见到佛教圣地“敦煌”,以及“菩萨”、“喇嘛”、“僧侣”、“经卷”、“经文”、“经书”、“经幡”、“神诋”、“神明”、“寺庙”、“寺院”、“法器”等这些很直白的宗教性词语,不仅如此,宗教中常用来解释经文的事物也经常在他的诗歌文本里出现,如“羊”、“鹰”、“金鱼”、“天鹅”等等。当然诗人并不是为了猎取新奇而堆砌这些辞藻,在诗歌的内涵当中蕴藏着一种神性的精神力量,它积极、强大、平静、苍凉而感伤。

叶舟诗歌的这种宗教性是诗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它让诗人明确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追求,它不消极、不迷惘,而是非常积极、向上。诗人也曾在他的诗文集《大敦煌》里进行过阐述:“敦煌也是一个信仰的诞生之地,它的宽容、整合和亲情使不同种

[收稿日期] 2006-06-23

[作者简介] 栗军(1971-)女,辽宁辽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族的语言之壤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绚丽的花园或真境之谣,以浇灌人类心灵的奇异之花。^[9]诗人用这种精神进行创作,诗作所呈现的意境悠远苍凉,所表现的情感力量,也非常执著、极具震撼力。

秋天

点亮一条金鱼;

夜晚

吹熄一盏灯笼;

草原上的毡房睡了

草原上,寺庙的尖顶亮了

青海湖以西,三匹寂寞的牧羊犬,阒无踪迹;

一家朝觐的人,到了山顶;

秋天

埋下一件法器;

凌晨

提来一桶黄金;

冬天要从坡上下来;

肥雪

养育了天堂的羊圈;

枯黄的是草地,繁盛的是羊毛;

唱读完毕的一本经

要款款放进;

我知道那些热爱生活的穷亲戚们,吮着酥油,到了山顶。

——《祈愿》(一)(《大地的课堂》)

诗中所描绘的是草原牧区佛教徒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于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城市是非常单调清苦的,但那里的人们却处处体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冬天埋下一件法器”“凌晨”就得来“一桶黄金”,如果这还有些宗教幻想,那么“冬天”的“肥雪”“养育”天堂的羊圈,则是牧民生活的事实,只有水草肥美,才会得到“羊毛”的“繁盛”,也才会提来“一桶黄金”,诗人盛赞这些“热爱生活”的人们,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积极乐观的宗教精神,感动了诗人,也同样感染着人们的心灵。

叶舟诗作中的宗教精神,除了积极乐观的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强烈的献身感,它好似飞蛾扑火,执著而坚定。

将黑夜喂给青铜灯盏

将一次短暂的眩晕,喂给寺院;

将婴儿喂给哺乳

将一卷古老的史册,喂给荒凉的人间;

——在甘南草原,也要将信仰、爱意和追逐

当作烈火和祭献。

——《祈愿》(二)(《大地的课堂》)

宗教献身意识和诗人对理想追求在这里不谋而合,诗人需要这样的精神,为真理,为理想,不惜代价地献身。

将一块酥油,喂给大地

将一枚露珠喂给早晨;

将一只巨鹰,喂给天空;

将太阳喂给疼痛的理想;

——如果可能,还要将美、青春和脚步

献给真理。

宗教所背负的历史,不免厚重,它所经历的风雨历程,在叶舟的诗作中也有一丝的苍凉和感伤。在《马背上的寺院》中,

那些弯曲的脊梁仿如宗教?

它们支撑着奔跑,而又免不了跌跤。

在一个荒凉的人世上奔跑——

含着疼痛、盐、仇恨与一年四季的辛劳。

.....

它支撑起了信念之巢——

却有几枚完卵,需要去讴歌辨认?

.....

那是马背上的寺院——

带着镣铐、角铁,和一首古诗里的廉价韵脚。

尽管宗教神性的力量可以让人坚定而平和,但人们的生活也总是“一年四季的辛劳”,它也如宗教的信念,让人握一把苍凉,剩不下“几枚完卵”,那“马背上的寺院”,也被感伤为一些毫不值钱的“古诗里的廉价韵脚”。

“逶迤的民俗中,我在淘洗着”——民俗性

“逶迤的民俗中,我在淘洗着/自己腐朽的旧梦”在属于《从桑科草原到舟曲》的组诗中的一首,题为《阿克塞之南》的诗中,诗人曾这样唱到。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

西。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现象。^[4]在叶舟的诗作中民俗色彩很浓郁,它让诗作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族生活气息,这类审美特征也非常突出。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叶舟总有一些直接向民间歌谣学习的作品,如《拟民间歌谣》(三首)、《模拟的民谣》等。在这些诗作中,“牧羊姑娘”、“马兰花”、“妹妹”、“牡丹”等都是诗人歌唱的情歌对象,除此之外,诗人也不拘泥于男女之间,他用情歌的笔调歌唱了青海,歌唱了积石山等地,如“远到远处的青海呀——/众星捧月是我心上的牡丹”,诗人用牡丹这种西北花儿中常见的意向来表达思念,其中蕴涵的民俗审美情趣不言而喻。

马厰里埋下的草籽
是身上的蹄铁

老鹰叼走的旌幡
是怀里的包裹

心畔上跌倒的妹妹
是我一生的罪过

——《拟民谣：妹妹》(《拟民间歌谣》(三首))

这首诗直接借用西北花儿常见起兴的手法,借用“马厰里埋下的草籽”、“老鹰叼走的旌幡”来说明有这样一位受伤的“妹妹”是“我一生的罪过”。像这样一类借用西北花儿的诗作比比皆是。如《模拟的民谣》的《想头》中,“想哩想哩(者)想到了秋……”从标题、句式到语气,完全是花儿式的,再如《身子》,起兴用“鱼身子”、“鸟身子”、“蛇身子”、“妹妹的肉身子”最后说道“我”是“剩下个泪身子”只得“搂住夜里的枕心子”,这个“子”字的运用不仅与西北花儿有关,也和兰州方言这一语言民俗有很大关系。

同样,在叶舟近几年作品中,民俗性的审美特色已融入了他的诗作中,他的作品中有“酥油”、“玛尼堆”、“藏红花”,有“葡萄园”、“丝绸”、“地毯”,带有“银饰的刀鞘”,有“沙枣”和“馕饼”,有凉州“一碗油泼蒜香的长面”、“一窖秋天疲惫的土豆”等等。

老鹰飞了没飞?

飞了的话
天空就亮了!
小羊上山了没上?

上了的话
青草就绿了!

心上的人来了没来?

不来的话
人的心就要毁了!

——《边疆——短诗、断章、谣曲或无伴奏独唱》

这首出自《边疆》,在其中可以算作谣曲,它用西北常见的老鹰和羊起兴,来表达和情人之间的关系,融入整个作品来看,它也表达了和边疆的一种关系。

“我用自己的脚印,丈量了敦煌的四个方向”
——地域性

叶舟身处兰州,背依西部,他的诗大多具有西部特有的地域性的审美特色。在诗人的创作概念中,他心中有一块以敦煌为中心的大领域,“在我的眺望中,敦煌是创世的板块挤压相撞而隆起的高峰,它所涵盖的风景和四时的更序以及从这座高峰上顺流而下的江河哺育了人类历史”^[5],因此,诗人的笔墨触及到新疆、西藏、内蒙、甘肃、青海等这广阔的地域,在这片地域里他写到了乌鲁木齐、哈密、天山、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阿克塞、敦煌、甘南、临夏、积石山、玉门关、西宁、格尔木等等,从这些地域中,有时表现的是一种西部风情,更多的则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传达的是一种深沉而厚重的历史。

叶舟的很多诗作都能表现他的地域风情,比如《天山》:

天山如马披挂而来,青铜枝条
星宿的枝条
弓之枝条
……
天山如芒,新疆的城楼下
打奶桶中泪水飞扬
……

诗人对天山的比喻非常新颖,但也体现鲜明的地域风情,如“马”与“打奶桶”都是有新疆特色的,此外,诗作中还有“羊脂灯”、“阿娜尔”(名)、“壁画”、“羊群”、“雪莲”等,都能体现这一特色。当然诗人并不拘泥于地域风情的描述,每个地域的不同,传达的精神指向也不同。

要确认一朵花 和她的爱情
鹰翅高悬——
要赞美她疼痛的影子
要理解一枚土豆

和她秋天的疲惫
在甘南草原
万物归入内心——
天空深处

一个人要捧出无畏的真理！
——《甘南的常识》(《大地的课堂》)

虽然“一朵花”、“一枚土豆”都是极简单、极平常的事物，但在甘南，这片宗教信仰浓烈的藏民族居住的牧区，一切事物都似在“大地的课堂”领颂经卷”，那么一个人的信仰好似“要捧出无畏的真理”，所有万物一切“朴素的常识”都“归入了内心”，这在甘南也许是极普通的常识，它体现的民族的精神，也许就是诗人所想追求的理想。而在《敦煌的月光》中，诗作所呈现的精神力量则更为厚重。

奔跑而去的月光 照着今夜
今夜的羊圈和粮仓
在高高玉门关下
称作敦煌。

.....

一队举意的羔羊历史地捐献
仿佛身处伟大的异乡。

.....

就在歌谣声中 迎向飞天 这只小小的母羊

月光 劲照千秋，
鞭子尽头 那微笑和幸福
以及城楼下那依次睡入的石窟，多么久长
月光照耀十三省
月光 强盗和主人秘密的珍藏——
今夜的更夫和邮吏
今夜的人间、码头和村镇
空空荡荡
看着奔跑而去的月光，只照着敦煌。

——《敦煌的月光》

这段诗行好像在叙述一段辛酸而苦难的敦煌历史，只有月光做了见证，敦煌在初建时，工匠们在鞭子下，为了这份宗教信仰，完成工程时的那份“微笑和幸福”，月光也能看到敦煌当年被主人出卖，被强盗掠走的一幕，月光也见到今夜敦煌的码头和村

镇“空空荡荡”。在敦煌这片小小的地域中，带给我们的却有太多的回味和思索，它的历史久远而深重，它的精神博大而执著，它的艺术轻盈而灵动，它的魅力让人“爱戴、目击、跪领和敬受”，才让诗人写下了如此诗篇。

“一辆深夜抵达的列车”——现代性

叶舟的诗歌当然不是从宗教、民俗等传统事物当中猎取新奇，他的诗作也呈现出先锋诗人实验诗歌的很多特性，也许考虑到宗教给人的感觉太厚重。叶舟近期的一些诗歌采用了很多试验性的写作手法，比如一些诗类似小说，有人物、有情节，形式上也突破传统诗歌的分行，分行随意，每行都有三十多字，最典型的属《一个人的辽阔》这首诗，它塑造了王建国这样一个人，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从他的困窘到他的发迹。^[5]

当然，叶舟更多的诗作出现的是一些现代生活的意象，如“蔬菜的价格”、“股票的指数”、“家属院”、“公社”、“供销社”、“国营商店”、“刘家峡的电流”、“三棵电线杆”、“列车”等等，而这些意象多是为深层意蕴所服务的。

发光的乌鲁木齐
——一辆深夜抵达的列车
带着充电器。
——《边疆》

对于一个省或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中的夜色用“发光”来表现，虽有些诡异的神秘之感，但对现代人来说都不难理解，而“充电器”也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诗人说：“我被隔壁的战火吵醒”，这正表现了当今世界多元格局中的一种纷乱状态，这种意象非常具有现代感，当然诗人还是有自己的立场，他这样写道：

和平的夜晚
一页经要认真抄写
一种元素必须析出。

我被隔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吵醒。
——《边疆》

从这里我们明显感受到精神取向与现代世界的对立。

当然，虽有实验的意味，但叶舟绝不是单单为

了表现现代生活来表达的,他的诗歌总是有一定的意味的。

T 269 次特快 从兰州至乌鲁木齐——

昼夜轮回的旅途

是否前世转移而来的黄金?

你,是否今生注定要浇铸我生命的水泥?

——《边疆》

这里的“你”是诗人的一种追寻,它好似“边疆”,也似一位情人,诗人乘坐列车跨越时间轮回去寻找,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以及追寻不到的淡淡的隐忧和伤怀。所以这些现代生活的意象只是诗人表达价值取向的工具。

“一种处世态度的决绝”——语言的速度感

从叶舟诗歌的语言形式上来看,在他所有的作品文本中都体现出明亮犀利的语言特色和急促流畅的语感,这表现出一个诗人良好的文学修养。对汉语的感觉,他是敏锐的。他总是能迅速地发现自己最需要、最闪亮的词语。正如诗人说:“埋头寻找”“词语的钻石”。我们在很多诗作中都可以看到鲜明独特的词语所构成的意象,如《大地的课堂》中的“金鱼”,《边疆》中的“列车”,《敦煌的月光》中的“羔羊”、“烂银闪亮”的“刀柄”,《模拟的民谣》中的“牡丹”,这些词语所组成的意象非常醒目闪亮,让人很多时候都会忘记诗意本身的所指。

另外叶舟的语言也非常精练有力,有人专门研究过他诗歌语言的力量感,认为他的语言是有速度的,叶舟自己也阐释过:“我力践于一种简约、奔跑、义无反顾和戛然而止。”^[9]他的诗致力于追求词语和意象来传递速度。

骑坐鱼骨和风,众兄弟疾速靠近天庭

——《船歌》

“骑”、“风”、“疾速”这样的词语经常出现在叶舟的诗作中,表层意义的速度感自然不言而喻。而他更多的诗作是从词语和意象的深层感受上给人带来的一种速度。比如:

秋天了,在这深深的草原上

马兰四溅

歌声决绝

当生命的午夜泪水高悬

当甘心的斧子,一再抵运了八月,秋天了。

——《经卷》

有人说叶舟的诗歌中,疾速燃烧的词语展示与他的青春特质有关,语义上纯净直接的显现代表着一种古老固执的道德倾向。^[5]这二者的结合让他不只有形式上的简练的语言,而且这种速度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速度感”,这也使他的诗歌理想和个人理想通过这样一种速度表现出来。

让丝绸打开,青春泛滥

让久唱的举念步步相随。

鲜血涌入,就在路上

让一个人长成

让归入的灰尘长久放射——

爱戴、书写、树立、退下

以至失败。

帛道。

骑马来的人,是一位大神。

——《丝绸之路》

诗中简约自不必说,从诗歌所呈现的速度感中,这纯洁而简洁的意象显示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即为真善美献身、为理想歌唱。

由于叶舟身处边地多元的文化环境,他的诗常常显示出一种复杂性,甚至可以说是庞杂性。前些年他的诗常被称为“新西部诗”和“新边塞诗”,近年来有人却对此予以反驳,但无论如何称谓,叶舟的探索精神却值得称道,甚至有人称他为“诗歌骑士”。他探索的方向无疑是当代诗坛一种不小的声音,也为目前困顿迷惘的诗歌界带来一股清风。

[参考文献]

- [1] 王珂.20 世纪 90 年代先锋诗的生态 [J]. 学术研究 2003 (10).
- [2] 谭五昌.1999-2002 中国新诗状况述评[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4).
- [3] 叶舟.大敦煌[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
- [4]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 [5] 叶舟.练习曲(2001 年诗选),自印本.

[审稿 袁书会]

[校对 夏 阳]